

温庭筠：男子缘何作闺音

晚唐著名花间派词人温庭筠，以擅长写闺怨诗而著称，似乎在他的心里，住着一个情感丰富的女性，有时触景生情，生发慨叹，流露缱绻情思，尽显诗文才情。但与历史上绝大多数文人一样，温庭筠也曾有过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梦想。只是囿于现实，他总是郁郁不得志，转而进入花间丛林，活出了另一种人生。

温庭筠的先祖温彦博是唐初的宰相，一度权倾朝野，到了温庭筠这一代，家族没落。温庭筠少年时代就展现出非凡才华，《唐才子传》说，温庭筠“少敏悟，天才雄贍，能走笔成万言，善鼓琴吹笛”，在诗文、音乐等方面都很有天赋。但是参加科举温庭筠却屡屡受挫，总是考不上进士。反倒是他帮别人“替考”，屡屡成功。“才情绮丽，尤工律赋。每试，押官韵，烛下未尝起草，但笼袖凭几，每一韵一吟而已，场中曰：‘温八叉’。又谓八叉手成八韵，名‘温八叉’。多为邻铺假手。”

温庭筠屡试不中，与他过于狂傲有直接关系，可以说，他上了考官的

“黑名单”，纵使有才气，却被有话语权的人们认定“品行不佳”，背上恶名，难以得到朝廷垂青。至于具体缘故，则与温庭筠几次得罪权贵有关。

史料记载，有次在宰相令狐绹的府上，令狐绹听说温庭筠有才华，就问他一个关于“玉条脱”的典故，温庭筠觉得这个问题太低级，不仅直接说此典故并不生僻，出自《南华经》就是《庄子》，还暗讽令狐绹学问不行，读书少。

还有一次，令狐绹觉得温庭筠擅

恃才傲物温八叉

长诗词，请他代写几首《菩萨蛮》，还让他不要声张。温庭筠逢人便说，那几首《菩萨蛮》是自己写的，令狐绹没水平写出来。这就犯了为人处世的大忌：要么不帮忙，要帮就帮到底，若帮了还得罪了人家，实在不算高明。

客观而言，温庭筠有才情，但也过于特立独行，放浪不羁，对世俗礼教不屑一顾。这种做派在风流文人圈里倒没什么，但在严肃刻板的朝臣来看很不靠谱。而且，温庭筠常说话刻薄，

爱嘲讽别人，很难说是为政者素养的文人。因此，温庭筠不受各级官员待见，包括那些比较正直的大臣也不太喜欢他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。

温庭筠在考场和官场失意，便转而生出异志，频繁流连于舞榭歌台，彻底放纵自我了。或许这就是他恃才傲物的性格，必然导致的命运。温庭筠大概也是认命了，从此寄情于此，虽说在世俗层面上不算成功，却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婉转动人的诗词。

从心理学上讲，一个男性能模拟女性身份，从女性视角表达情绪，书写世界，是奇特的现象。或许是年少时代的早慧，让温庭筠过早感受到世事无常，也对男女之事格外敏感。他频频出入风月场所，与不同地域、性格与才智的女性接触，更能对两性思维之异同，拥有超凡的体悟力。

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阐释人格原型时，曾提出“阿尼玛”和“阿尼姆斯”的概念。简单来说，“阿尼玛”就是男性人格和意识中的女性形象，而“阿尼姆斯”是女性心中的男性形象。这并非个体的形象，而是集体形象，就像荣格提出的集体潜意识，是深藏在人类共有的意识和记忆深处的东西。不过，很多人没意识到自己心中的“阿尼玛”和“阿尼姆斯”，只有温庭筠等少数人有了“雌雄同体”的特殊心理体验。

常人寻找自己的“阿尼玛”和“阿尼姆斯”或许要通过梦境，温庭筠可以在头脑清醒时就以内心深处的“阿尼玛”为创作者，模拟女性身份，写下大量出色的闺怨诗词。最知名的作品之一

便是这首《梦江南》（亦作《望江南》）：梳洗罢，独倚望江楼。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，肠断白蘋洲。

精心打扮的女性，斜倚在楼台之上，却等不来心上人。她触景生情，望着落日晚霞，悠悠江水，愁怨更深。这番“断肠人”的缱绻情思，若非亲身体验过，恐怕很难写得如此真实。温庭筠心中的“阿尼玛”，或许已经无数次告诉他，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了。

温庭筠的闺怨之作集中在五代后蜀文人赵崇祚选编的《花间集》中。比如开篇就是多首温庭筠的《菩萨蛮》：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（其一）

凤凰相对盘金缕，牡丹一夜经微雨。明镜照新妆，鬓轻双脸长。画楼相望久，栏外垂丝柳。音信不归来，社

超越性别的视角

前双燕回。（其二）

梳妆打扮乃闺房之举，登楼远望是相思之状，古代女子想象、思念意中人时多有这类举动。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，却很少出现在过去的诗词里。因为那个时代女作家很少，温庭筠以女性口吻来写作，弥补了诗词中的女性视角。古代男作家假托女性抒情，是有历史传统的，屈原的作品里就有不少“香草美人喻”。但那些女性色彩多为象征、隐喻，表达的是男作家的家国情怀与忠贞观念，少有情爱意蕴。温庭筠的文学世界没那么宏大、崇高，写的就是最私人、最隐秘的女性情感，既有春闺之乐，又有闺阁之怨。

温庭筠心中的“阿尼玛”，不仅能写思念夫君的情绪，还能写闺房之乐，连女性梳妆画眉的细节都能呈现。再读几首《更漏子》：星斗稀，钟鼓歇，帘外晓莺残月。兰露重，柳风斜，满庭堆

落花。虚阁上，倚栏望，还似去年惆怅。春欲暮，思无穷，旧欢如梦中。

甚至连女性百无聊赖、消磨时间的苦闷，都能被温庭筠精准捕捉：玉炉香，红蜡泪，偏照画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鬓云残，夜长衾枕寒。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

思念夫君的女性，隐藏了多少难言的苦闷？在温庭筠之前，很少有人能将这些隐秘的情绪和盘托出。即便有，也很难具有文学上的意味。似乎有如天助，温庭筠毫不费力地捕捉到女性的细腻情感，并借助落叶、夜雨、香炉、红烛等意象，展现了种种闺怨之态。这让很多读者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女性视角的情感冲击，那些久久不能与夫君相见的苦痛，乃至长期思念而不得的“断肠感”，在温庭筠笔下，变得具体而可感了。

自我人格的转换

方倾动烟尘起，犹在浓香梦魂里。后主荒宫有晓莺，飞来只隔西江水。

温庭筠很擅长书写朦胧的感情，迷离的情思，那些难以被具象化的东西，在他笔下竟然有了生动的模样，还有传情的功能。就像《春江花月夜词》里的秦淮之水，金陵春色，绝非静态之景物，而是与人的情感融为一体的意境，达到了和谐而奇妙的共情状态。

可见，温庭筠能在自我人格之间自由转换，绝非仅仅擅长以女性口吻写闺怨的风流文人。温庭筠也曾有过报国的壮志，却因为自己性格与外部环境的原因，一辈子都没当上什么大官，还被后世不少人贴上“貌丑而风流”“喜欢当枪手”之类的标签，不能不说是相当遗憾的。

温庭筠最后是怎么死的，后世并

逐鹿不因。象床锦帐无言语，从此谯周是老臣。

他也曾为马嵬坡的故事写下咏史诗《马嵬驿》：香辇却归长乐殿，晓钟还下景阳楼。甘泉不复重相见，谁道文成是故侯。

温庭筠在词作中，即便书写自然景物，也常带有些愁怨。如《兰塘词》所言：“知道无郎却有情，长教月照相思柳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初唐诗人张若虚曾写下千古名篇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既婉约又大气，堪称“孤篇盖全唐”。温庭筠也写过一首类似的《春江花月夜词》，丝毫没有闺怨之作的娇柔之态，反而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：玉树歌阑海云黑，花庭忽作青芜国。秦淮有水水无情，还向金陵漾春色。……四

只要有了创作的感觉，温庭筠自然可以轻松地假托女性来书写，并在男女两种性别的身份和视角之间自由转换。与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不同，温庭筠不仅擅长闺怨诗词，也有不少咏史之作。还有更多难以分辨创作者性别的咏物之作，笔触细腻，兼有开阔的视野。

这首《商山早行》便是温庭筠体现两性思维兼备的作品：晨起动征铎，客行悲故乡。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槲叶落山路，枳花明驿墙。因思杜陵梦，凫雁满回塘。

这样的作品不局限在男女相爱的小世界里，而是有着历史感的生命慨叹之作，必要的用典，也显出温庭筠不错的文史修养。

有一次，温庭筠路过五丈原，想起诸葛亮壮志未酬的人生，又想起自己恃才傲物而导致终身与仕途绝缘的命运，不禁生出一番慨叹，写下《过五丈原》：下国卧龙空误主，中原

来源：北京晚报